

第二十一章 伙食买办

拂晓的光线很弱，天空仿佛戴着云层编成的宽边帽子，但是云和水面已不再连成一体。东方发白，预示太阳即将升起，西方发亮，那是月亮正在下沉。在发白发亮的两端之间，浩瀚的水面带着哗哗浪声在涨潮中伸向无边的天际。往左看，莽莽大海正在褪去残留的黑暗；往右看，两道江水带着星星点点船舶上的灯火，依然笼罩着厚重的夜色。偶尔传来的一声汽笛，惊起似乎彻夜未眠的海鸥。这里是东海，长江，黄浦江三水交汇的吴淞口。

一艘钢铁骨架的蒸汽船，趁着晨雾还没有漫延开来，拔锚从吴淞口向黄浦江内启航。她船长100米，宽15米。两筒30米高的黑烟囱吐出由浓变细的白烟，好像一个强壮的大汉，从鼻空里轻松地呼气。深蓝底色的船身，在靠近甲板处漆成一道白色，使整个船体显得英俊整洁。三层楼高的舰桥，像浮动的灯塔，通过三面透光的玻璃窗，向未明犹暗的水面，投射光柱。海神泼塞顿手持三叉戟的木雕像箍在船首，拧眉傲视被船尖劈开的波浪。从船首到船尾，五根50米高的桅杆，每根的肩膀挂下数十面信号旗，每间隔一根的杆顶飘扬着绣有苏格兰国花的行徽徽旗，直至半弧形的船尾，在那里，一面大英帝国的蓝底红杠米字旗随着船速，昂扬地翻拍。旗下的船尾，用金漆刻着船名：这是仪和洋行在更新商船队时，取代巨型帆桅商船“玫瑰号”的1500吨蒸汽船“非凡号”。

船长沃尔夫对这一带再也熟悉不过了，这几乎是他第二十次经过这条水路，从吴淞口到达上海黄浦江岸的仪和码头。但是，他还是小心翼翼，先去巡查甲板下足有两层高的机房。看到巨大的活塞曲轴上下运动，赤裸上身肌肉强健的司炉工将优质煤投入炉中，使白灼的炉火照亮机房的各个角落。机器发出有规律的和谐轰鸣，蒸汽压力表上的指数，缓缓

上升，一切都在正常运行，他才放心地返回甲板上的舰桥。

沃尔夫船长两颊泛青，胡子刮的干干净净，身着高领航海薄呢制服，白色棉套袜上即使去过机房后仍然看上去一尘不染。他的蔚蓝明眸，配上端正的五官，和严肃的表情，使他无论在船上船下，都保持着一如既往的船长威严。在登上舰桥的舷梯时，他看到正在甲板上沐浴晨风的高易律师，便邀请后者上楼参观舰桥。

舰桥的正面是五扇铜框镶的玻璃窗。一名戴着白手套的法籍领港员，正在掌舵的大副身旁领航。舰桥里的舵把，传话筒，警铃，和一切仪表，乃至天花板上的横梁，都是用铜铁合金制成的。

“今天运气不错，没有浓雾，我以一个基尼打赌，我们会在江海关官员开始办公之前，到达外滩。”沃尔夫站在明亮的玻璃窗前，举起双筒望远镜，边看边对高易说。

“六月的天气，还会有浓雾？”高易问。

“会。吴淞口，湿度很高，一年四季都会有晨雾或夜雾。走这条水路，更怕碰到夜雾。”

“为什么夜雾更可怕？”

“这里跟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不同。维多利亚港处处水深10米以上，像‘非凡号’这样的千吨轮，随时进出自如。吴淞口拐入黄浦江的地方，有几处泥沙冲积成的涨滩。起夜雾的时候，如果在近距离内发现有船，为了避免来船，会有搁浅的危险。”

“那就开慢一点。”

“不能太慢。太慢，误了江海关办公的时间，隔一天要罚款的。喔，我忘了，你在江海关服务过，这些我们英国人替大清设计整自己英国人的麻烦，你比我清楚。”

就在律师和船长交谈的时候，太阳在左边升起来了，将朵朵云块染成斑斓的瑰宝，将滔滔江水染成壮观的红色。沿着黄浦江两岸的码头，仓库，舢板，帆船，蒸汽货船，西方军舰，从近到远，若隐若现，倒映在江水里，把一切都放大一倍，上面的一半披上阳光

描成的金色轮廓，下面的一半边缘模糊地在江水里荡漾。从桅杆上挂下的信号旗，像睡醒的小孩，精神抖擞地拍打阳光的爱抚。

“早餐时候到了，别让您的夫人久等我们，请。”船长轻轻拉了一下律师的袖管，请后者和自己一齐离开舰桥。

高易夫妇是在三月底搭乘“大英轮船公司”的“亚克利”号客船从利物浦到达香港，然后换乘仪和洋行的“非凡号”返回上海。“非凡号”虽然是货船，但是船上也备有齐全的客房和餐厅。换乘“非凡号”的决定是艾玛做的，因为仪和洋行正在修船造船的基础上，向以上海为枢纽的航运业发展，而香港和上海之间的船运正是仪和洋行和“大英轮船公司”必争的航线。艾玛，作为仪和洋行的大股东，觉得搭乘“非凡号”而不是竞争对手的“亚克利”号回上海，是对仪和洋行航运业应有的支持。碰巧的是，同船回上海的还有仪和洋行上海分行的买办林泰勒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林泰勒是去香港替仪和洋行的“纺丝局”接收已订购的缫丝机器；总买办唐廷枢是应“纺丝局”英国技师梅杰的恳求，到上海来协调丝业公所保障对“纺丝局”的生茧供应。

餐厅的窗户挂着一道蕾丝窗帘和一道紫红色丝绒窗帘，四周摆满沙发。打蜡的橡木拼花地板铺着玫瑰红土耳其地毯，正门对面的墙上高挂仿真的十七世纪兰博朗油画《在加里利海上》，用隐蔽的铁箍固定在地板上的玻璃柜里，展示着用金属架子托住的日本七宝烧花瓶，葡萄牙盔甲，中国的苏绣屏风，和埃及的青铜器。维多利亚式的主餐桌上摆着轻巧的荷兰细瓷餐具和威尼斯银质刀叉。桌旁，八把绣花缎面的胡桃木无臂椅的椅背上绣着洋行速写“J&M”。。。要不是从机房隐隐传来的活塞运动声，会使在这里就餐的人误以为置身于礼查饭店。

和船长在主餐桌上就座的有高易夫妇，唐廷枢总买办，和林泰勒买办。

唐廷枢，33岁，长着岭南人典型的高颧骨，黑皮肤，和瘦个子。但是，蒙住眼睛，不看他的长相，光听他说话，会以为是牛津大学的讲师在教课。因为，他在10岁时就被送入

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香港马利逊教会学堂，经过6年学习，精通英语，随后在香港政府，香港巡理厅，香港大审院，和大清江海关担任高级翻译，直到29岁时，离开江海关，涉足外贸生意，自闯天下。

当船长和律师从舰桥下来加入早餐时，唐廷枢正在讲述近年来在香港最精彩的一场马赛。

“那次争夺‘家乡杯’的赛马，仪和洋行下场的马叫做‘鞞丹人’，它是战无不胜的澳大利亚悉尼良种公马。颠地洋行下场的马叫做‘寻金者’，它是曾经赢得‘广东杯’的‘爱尔兰万岁’的纯种后代，由颠地洋行的合伙人弗朗西斯巩尼亲自以马主身份策骑。整个赛道长1.5英里，中间有一条桥，叫做鹅颈桥，和一块高大的障碍石，叫做大鼓石。比赛一开始，‘鞞丹人’和‘寻金者’就从总共7匹赛马里突出领先。然后，‘鞞丹人’和‘寻金者’不分前后，马蹄在粗糙的赛道上敲出同样的节奏，在大家的赞叹声中，同时跃过鹅颈桥。一过桥，‘鞞丹人’像有魔鬼驱赶一样，野性大发，拼命向前冲击，抢位挡住‘寻金者’的进路。于此同时，‘寻金者’，紧紧盯住‘鞞丹人’，落后一个马身，大家都以为‘鞞丹人’赢定了。但是，就在‘鞞丹人’到达大鼓石，稍微慢下来，预备跳跃障碍时，‘寻金者’非但没有慢下来，反而看到弗朗西斯巩尼狠狠扬鞭抽马，‘寻金者’尖利地嘶叫，以几乎要撞到‘鞞丹人’的高度，在‘鞞丹人’后面跳起，跃过大鼓石，赛马场里一片惊恐的喊叫声，大家以为弗朗西斯巩尼会摔下马来。但是，他只是有惊无险地甩落帽子而已。‘鞞丹人’受了惊吓，慢了两秒钟跃过大鼓石，被‘寻金者’逢马过马超越了。结果，‘寻金者’以超前半个马头，击败‘鞞丹人’，赢得‘家乡杯’——一个英国制造的华丽酒瓶。这场赛马总共经历5分半钟，事后却让大家谈论了好几年，没有人不佩服弗朗西斯巩尼先生的勇气。”

在总买办绘声绘色地再现惊骇的赛马时，白制服的餐厅茶房给大家送上传统英国式的早餐：火腿，香肠，太阳式煎蛋，烤松饼，麦片，胡豆，果汁，咖啡，红茶。

“上海的赛马场太小了，不会有这样精彩的赛马，”艾玛咽下一口松饼后说。

“上海的赛马场小，是因为前几年上海的地价太贵，”总买办反应迅速地回应，“最近上海的地价在跌，您可以说服您舅舅把泥城桥以西的那条马道买下来，改建成像样的赛马场，这样会很攒钱的。”

身在香港的总买办对上海租界里地产的行情和具体位置知道得这么清楚，使早餐的主人沃尔夫船长很惊讶。

“唐先生以前在上海住过？”船长问。

“5年。前两年在大清江海关服务，后三年自己经营棉花行，直到加入仪和洋行。”

“船长，”林泰勒听出沃尔夫的心声，”总买办对上海的行情，不光是地产，还有棉花，纺丝，航运，都内行。所以，这次仪和‘纺丝局’的梅杰技师特地要我从香港搬来总买办这支大兵，到上海来救火，对付丝业公会里的那些顽固的中国老头。”

“不能说他们顽固，”总买办切下一段香肠，用叉子涂上煎蛋表面的蛋黄，正要往嘴里送，却觉得必须纠正林买办的想法。”丝业公会不肯保障提供优质生茧，是因为他们觉得仪和的机制缫丝抢了他们生意。”

“仪和有没有真的抢了他们生意？”艾玛问。高易觉得妻子身上商人的血液正在沸腾。

“这件事情要从我们的林买办身上说起，”总买办搁下刀叉，亲切地拍拍林泰勒的肩膀，”4年前，我还没有加入仪和洋行的时候，林买办就提出开拓纺织品市场来取代鸦片生意。幸运的是，仪和洋行总行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今天的仪和洋行不用和遍地开花的廉价中国烟土，争夺中国的鸦片市场，照样能靠纺织，船运，地产，攒大钱。在纺织品市场里，除了从英国兰卡夏进口机制棉布敲开扬子江的市场，仪和洋行从直接收购中国生丝，转变为自己在上海生产机制缫丝。这种机制缫丝，在伦敦，每磅比中国生丝要多售6个先令。而在上海，又能雇到廉价的缫丝女工，每天工资只要100铜板，也就是月工资一两

五钱银子，相当于英国工人的八分之一薪资。做到这个地步，林买办当初的远见明识全部应验了，对吗？”

餐桌上的主人和客人们边吃，边听，边点首。

“不过，有一个细节当初没有想到，”总买办竖起右手的食指，“如何保障我们生产机制缫丝所需的原料——生茧，有稳定的供应。本来，这似乎是一个不用伤脑筋的问题。上海到湖州，几百里内盛产生茧，仪和‘纺丝局’的采购，选择多的很。但是，由于我们仪和洋行由收购生丝，转变为收购生茧，就和原来向我们提供生丝的丝业公会发生了狭路相逢，躲都躲不开的利害冲突。我们的机制缫丝大有可能在伦敦市场取代丝业公会的中国生丝的地位，而机制缫丝的原料生茧，恰恰正好也是丝业公会生产中国生丝的原料，所以丝业公会里的中国大佬利用他们控制的蚕茧产地，千方百计不让仪和‘纺丝局’购得优质生茧也就不奇怪了。没有稳定的生茧供应，‘纺丝局’的数百台缫丝机，包括林买办这次押运的新机器，就会开工不足，仪和就要亏本。”

”唐先生，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与虎谋皮。面对丝业公会这样过去的伙伴，现在的对手，您有什么办法让它不要继续作对？”高易问。

艾玛对“与虎谋皮”这个中国典故并不瞭解，但是她很有兴趣听听总买办对付丝业公会的谋划。机制缫丝和中国生丝，两个不同的产品，要争夺同一个市场，和同一份原料，这样的难题，有顺利的解答吗？她也想提问题，但是她正在嚼一片火腿，火腿出奇的嫩，她决定等咽下火腿后再问。

“办法是化对手为伙伴，”总买办胸有成竹地回答。“如果我们开放‘纺丝局’的股份，让丝业公会的大佬入股‘纺丝局’，他们就从对手变成伙伴了。”

艾玛在心里鼓掌，继续听总买办说下去。

”生意就是生意，丝业公会里的大佬，比如说像顾寿泰这样的‘南浔四象’，就是依靠我们洋行，购买和出口他的生丝，攒来了上千万两银子的家产。如果，我们邀请他入

股，允许他分享机制缫丝比中国生丝更高的利润，攒现成的银子，他会拒绝这个邀请吗？一旦入股，他就不会吊难对‘纺丝局’的生茧供应。不光是丝业公会里的那些大佬，凡是对蚕茧产地有影响力的人，比如说宝顺洋行的总买办徐润，我都建议拉他们入股。这样一来，‘纺丝局’的原料有了保障，生意会越做越大。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把这些买办和丝业公会大佬的资金聚到‘纺丝局’，他们也就没有兴趣和能力模仿我们的样子，开办他们自己的机制缫丝厂，和我们竞争。”

唐总买办对付丝业公会的谋划，打动早餐桌上所有的人，连满脸严肃的沃尔夫船长也露出钦佩的笑容。

”唐先生，您的办法一定会搞定‘纺丝局’的原料供应，“艾玛说。

”谢谢夸奖。希望您舅舅开放‘纺丝局’的股份时，不要太抠门，哈哈。。。“总买办轻松地结束了他的谋略介绍。

”快到外滩了，“船长看了看怀表说，”请各位原谅，我要回舰桥去准备验关事务。”

大家礼貌地目送船长离开餐厅后，纷纷离座，回自己的客房，准备登岸。在离开餐桌的时候，艾玛问高易：“乔治，我从来没有吃到过这几天在船上吃的火腿，这么嫩，这么香。你知道这是谁家的火腿？”

”不知道。火腿味道实在很特别。下船前，可以问一下船长。”

一小时后，”非凡号“渐渐靠拢黄浦江岸的码头。码头上已经挤满人群和车马，有来接客的家眷，有准备搬行李的苦力，有江海关的验关官员，和看热闹的野孩子。黄浦江上船运频繁，但是像“非凡号”这样七八个月返航一次的千吨巨轮靠岸，毕竟是不常见的一件大事。

高易夫妇和照看很多箱笼的嬷嬷拉妮，在甲板上和其他客人一齐等待验关手续结束后放行上岸。在放行之前，首先上船的是江海关官员，高易认出其中有自己的熟人，当年

“普雷多号”巡逻船的船长戴维森。

沃尔夫船长递着货单，迎上前去。然后，他和江海关洋人官员一起消失在通往甲板下面的货舱铁门后。

在等待沃尔夫船长和江海关洋员验完货之前，高易夫妇靠着栏杆，像岸上看热闹的人一样，反方向地朝岸上看热闹，打发时间。

”你不觉得我们行李太多，一辆马车可能装不下吗？“高易问妻子。

”我有同样顾虑。“

”早知如此，在伦敦的时候，应该少买一些衣服。“

”瞎说。你看你的双襟上装，小圆领牛津衬衫，还有镂花纹的银扣子，都是伦敦最流行的，穿着多神气。我们这么多年回一趟英国，我还没有买够呢！“

”高易先生，我们小姐是很省钱的，“拉妮加入谈话。

”那么，上岸后我们再雇一辆出租马车，如果找得到的话。“高易决定在行李多寡的话题上息事宁人。

”高大人，高大人，艾玛小姐，“高易忽然听到岸上有人，而且不止是一个人，在叫自己和妻子。循声望去，在人群里有三个人正在朝自己挥手。他们戴着高筒帽，西服笔挺，手持手杖，站在一排和他们的衣着很不般配的手推板车后面。手推板上堆满木箱，看不到里面装着什么，但是从前后扶持手推板车的苦力人数来看，木箱里面的东西一定不轻。三人后面有几辆漂亮的双驾马车，显示三人的富裕身份。因为从甲板到岸上，隔着一段距离，加上三人的半张脸被帽子盖住，所以高易夫妇看不清他们是谁。高易唯一预期在码头上可能看到的人是有紧急事务要报告自己的总文案容嘉树。但是容嘉树是不穿西服，不戴高筒帽的。这三个人是谁呢？

这时候，沃尔夫船长和江海关的洋员们已完成验关，回到甲板，吩咐水手打开下船的浮梯，放乘客们下船。于此同时，岸上等待替客人挑行李的扁担苦力，从另一条浮梯，

登上甲板。

艾玛在高易和拉妮招呼苦力们搬运行李的时候，向唐总买办，林买办，和船长依次告别。

”沃尔夫船长，感谢您一路款待，特别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早餐。请问，您能告诉我，早餐的火腿是哪家制的？“

”火腿是他们提供的，“船长指指岸上那三个刚才呼喊高易夫妇的人。

”他们是谁？“

”‘非凡号’的伙食买办阿南，胜仔，和老伙计艾伦。“

艾玛想起这三个人的来历：阿南是大清江海关的主厨，胜仔是虹口一家小餐馆的老板，他们曾经帮助自己操办欢迎英法联军军官的盛大宴会。艾伦是替阿芳在青浦赎身的恩人。但是艾玛怎么都无法把他们同站在岸边的三个绅士打扮的人联系起来。在她的印象里，阿南和胜仔围着难得换洗的做菜围裙，一身油腻；艾伦用红手巾扎住额头，蓝白条纹的水手衫领口露出胸毛。。。而他们跟‘非凡号’早餐上的火腿又有什麼关系呢？

苦力们把高易夫妇的众多行李从一条浮梯搬运下岸。同时，阿南三人指挥手推板车上的木箱从另一条浮梯被搬运上了甲板。搬完后，阿南三人在岸上热情地迎上来，和终于认出他们的高易夫妇打招呼。艾玛注意到阿南食指上戴着红宝石戒指，胜仔手腕套着玛瑙串珠，艾伦胸前的黄金表链足有小手指般粗，从上装口袋垂下来，形成一个大半圆弧，拉回上装口袋。三人的手杖柄上都嵌着金饰。

“高大人，艾玛小姐，太巧了，在这儿遇见两位。“

”高大人，船一靠岸，我就认出您了！“

“高大人，艾玛小姐，您们气色真好！”

三个人都不知道应该改称艾玛为“夫人”，同时开口，同时伸出手来，使高易夫妇应接不暇。

”沃尔夫船长说船上的火腿是三位供应的，火腿制得真棒，“艾玛终于找到开口的机会。

”岂止火腿，‘非凡号’上全部吃食都是我们供应的，“胜仔用浓重岭南口音的英语说，”当初多亏高大人指点，我们才有今天的发达。这是名片。“

说罢，胜仔带头，阿南和艾伦跟着，掏出名片，递给高易夫妇。

三张比洋行大班的名片更阔气的烫金名片上赫然印着：“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大班，总董，总买办）“。

高易夫妇这才猜出从手推板车搬上甲板的木箱里装的内容。但是，嬷嬷拉妮挤进来打断了高易夫妇和阿南三人的寒暄。

”小姐，装下行李装不下人，“指挥苦力们装行李忙得大汗淋漓的嬷嬷说。“装下人装不下行李。附近没有出租马车。”

”麻烦，“高易皱眉。

”高大人，有什么麻烦？不嫌弃的话，我们可以用马车送您们回府。“阿南提议。“我们有两辆马车，足够大人小姐用的。”

阿南的提议得到伙伴们的支持和高易夫妇的感谢。于是，他们做了这样的安排：高易夫妇由三人陪同坐上食品行的第一辆双驾大马车，嬷嬷拉妮押运一部分行李坐在食品行的第二辆双驾小马车，余下的行李放在艾玛自己的马车，走在最后面。

在登上食品行漂亮宽敞的马车时，艾玛又一次称赞美味的火腿。

“艾玛小姐，您愿意顺路去本行吗？”阿南顺势提出邀请。

”喔，为什么？”艾玛很意外。

”本行希望送些火腿给府上。“

”太感谢了，“艾玛欣然同意。

于是，车队离开码头向虹口苏州河边的“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驶去。一路上，阿

南三人向高易夫妇兴奋地讲述他们合伙发迹的故事。

阿南在高易的帮助下，成功劝说胜仔离开小餐馆“探花楼”后，首先运用他在大清江海关的身份，结合胜仔对华人肉鱼蛋蔬果批发商的熟识，包下了对江海关上海船队的伙食供应。不久，因为和贩卖人口的军需官闹翻脸，艾伦离开“洋枪队”，找曾经帮助他追回失窃钱包的胜仔谋求发展，加入了食品行的团队。运用艾伦在仪和洋行商船过去当过水手的经历，使食品行取得了“玫瑰号”的生肉供应，然后又扩展到对抵达上海的所有仪和洋行商船，包括“非凡号”在内的食品供应，最后又扩展到对其他一些洋行来上海的商船的食品供应，使“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成了租界内外，海面江上，各式来往轮船的伙食供应巨商。鉴于外洋和内河轮船的食品需要不同，他们三人是这样分工的：阿南负责所有长江内河航道上的食品订货，兼管食品行的财务；艾伦负责所有海洋航道上的食品订货，兼管食品行有关的工程建设；胜仔负责所有食品出货，包括加工热门的食物半成品，比如，供应“非凡号”的火腿，就是他把改良的金华火腿秘方用于制作西洋火腿的杰作。从去年起，内战结束，天津，镇江，九江，汉口四处新租界开放，来往上海的轮船一天比一天多，“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顺，阿南，胜仔，艾伦三人，就像高易当年预言的那样，真得成了坐豪华马车的买办大班。阿南和艾伦都娶了华人妻子，在上海安家落户。

“胜仔先生，‘探花楼’还在吗？”高易问。

“在。由我儿子打理，现在迁到四马路，改名叫‘杏花楼’，不做洋泾浜西菜了，专做粤菜，生意不错。”胜仔得意地说。

“所以，改行做食品供应后，你什麼都没有丢？”

”没有。高大人，您是我的大贵人。”

“阿芳这个女孩子过得好吗，艾玛小姐？”艾伦问。

”很好。不过，人家不是女孩子，她的儿子已经7岁了。”

”啊！？“前水手惊讶地吐舌。

三辆马车的队伍在虹口苏州河边的“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门口停下。这是一幢比两层楼还高的单层建筑。根据艾伦的介绍，之所以建在苏州河边，是为了方便运载从内河运来的活牛活猪。

“高大人，艾玛小姐有兴趣下车进去看看吗？”原本只说是来取火腿的阿南提出进一步邀请。

兴致很高的艾玛决定到食品行里参观，由高易和拉妮陪着，和阿南三人进了门。这时已是洋历6月中旬，但是门内温度比门外明显低很多。高易向她指指门，要她注意这道门的厚度。

“这里的门和墙是特制的，特别厚，中间空心，为的是保温，”艾伦介绍。

不光是温度和门外不一样，空气的味道和门外也不一样。这里的空气混着新鲜肉类淡淡的腥味和各种腌料的香味。胜仔拿来6件干净白褂，请大家披上，然后拉开又一道出奇厚实的箍铁皮木门，带他们进了食品行的工场。

士敏土（水泥）地面的工场用厚厚的棉花帘隔成两个部分：屠宰场和加工场。体贴的胜仔恐怕屠宰场里的血腥场面会吓到艾玛，只把大家带到加工场参观。加工场由三条长桌子拼起来的工作台组成，每条工作台的尽头通向一道门。阳光从布满天窗的高敞天花板上照到工作台后几十个华人工人正在忙碌工作。最靠近棉花帘的第一条工桌台上，从隔壁屠宰场搬运过来的整只褪去皮毛的猪牛被工人们熟练地解剖，分成肩颈，前腿，后腿，肋条各种部位，由一名学徒搬到第二条工作台上。清理出来的内脏由另一名学徒搜罗进一只装在手推车里的木桶，木桶堆满内脏后被学徒推到加工场底部的第一扇门，门外是食品行的零售部。

“内脏，西洋船是不要的，保鲜也很麻烦，”胜仔解释，“所以，统统运到零售部去卖给华人客户。零售部的门面就开在后门口的街上，很方便出货。”

第二条工作台上，堆着码头上见到的那种木箱。华人工人把肉类的各个部位切成适合木箱的尺寸，根据木箱上标着的种类符号，对号装箱，由学徒扛入加工场底部的第二扇门。每次打开那道门时，艾玛看到门内飘出白色的烟雾。

“那里面是用井冰镇的冷库。除鲜肉外，冷库里还有土豆，胡萝卜，和卷心菜。”胜仔顺着艾玛的目光介绍。

“这些男孩是从哪儿招来的？”艾玛被学徒们勤快的动作吸引，问道。

“浦东。农家子弟肯吃苦。”阿南回答。

和第一第二条工作台上刀具挥舞，砍下肉类，响起硬朗的金属声不同，第三条工作台旁的华人工人没使用工具，却正在既安静又快速地将双手把洁白的盐巴擦在殷红的肉腿上，或是从木盆里把混着腌料的碎肉塞进半透明的猪肠。他们正在制作火腿和香肠。学徒把擦完盐的肉腿，和被碎肉塞得胖鼓鼓的猪肠，收集起来，挂在一个底下装轮子的直竖木架子上，然后推入加工场底部的第三扇门。

“请跟我来。”胜仔带领大家进了第三扇门。

第三扇门后是一条坡度很缓的斜坡，通向食品行的地窖。地窖里密密麻麻地摆满木架子，上面悬挂着的火腿，香肠，中式腌肉，在地窖入口处闪烁的蜡烛火光和通风的空气里，发出暗红的光泽，和浓郁的腌香。

“每年制作火腿的最好时段是霜降到谷雨，”胜仔内行地介绍，“各位刚才在上面看到的是，夏季到来之前，给火腿上最后一次盐。火腿在地窖里发酵6个月后制成。”

“那么，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的火腿特别嫩？”艾玛又一次问。

“艾玛小姐，我可以告诉您秘密的一半：每块火腿多次擦盐；另一半，请原谅我无法告诉您。”胜仔既神秘又得意地笑着。

“另一半，连我也不知道，”阿南跟着笑。“你知道吗，艾伦？”

“我记性不好，全忘了。”

前水手使劲摇脑袋，使艾玛觉得该对胜仔的答复感到知足。

”除了火腿，我正在学做爱尔兰香肠，“胜仔边说边从墙上取下一根前细后粗的铁针。”艾伦的妹妹寄来的配方。希望下次高大人坐‘非凡号’时能尝到比爱尔兰香肠更香的香肠。“

”如果我们不外出呢？”嬷嬷拉妮突然发声。

“那么，我们把香肠送到府上，”阿南对马来亚同胞嬷嬷甜言蜜语地说。

于此同时，胜仔有选择地把铁针从不同深度刺进一只又一只火腿，拔出针后，用舌头舔针杆。

“就是这只，”胜仔终于选定一只完整的火腿，取下架，交给嬷嬷拉妮。

”能告诉我为什么选这只吗，如果不是什么秘密的话？”艾玛问。

”可以。先看火腿表面有没有微微发绿，然后，用这把铁针刺透火腿的表面，中间，深处三个部位。这三个部位留在铁针上的味道都很香，所以这是一只好火腿。“

”嬷嬷回去后要关照厨房好好煮一煮，不然，上面都是胜仔先生的口水，”艾伦大声打趣。

在一片大笑声里，高易夫妇一行结束了对”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的参观。